

# 为 父

## ——父亲节特别策划

**编者按:**父,原指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柄斧头。斧,是力量与勇敢的象征。所以,“父”可引申为持斧之人,也就是值得敬重的人。为父,是要成为值得敬重的人,为父,是多么值得敬重的人生啊。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来临,本报特刊发一组文章以示敬意。

## 父亲背上的记忆

■彭建华

大山上,抱着一棵安全的大树……

第二次关于父亲背上的记忆,已是我的少年时代。那年我十三岁正读初一,有一天晚上我的右脚突然剧烈疼痛,懂医的奶奶检查后对爸妈说,是肿毒,得赶紧到井子冲余医师那里去治,拖下去华仔的脚会毁掉。这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呀!那时候,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个公社就那么一条还不如现在村组的公路,路上跑的车子比天上看到的飞机还稀少。我家离公社所在地石亭子有九里多路,平时去几十里远的地方都是靠两条腿。这回想要坐车去,简直是做梦,那又如何去三十里路外的井子冲就医?至于请人抬担架,其时正是“双抢”农忙时节,生产队上本来就劳力紧缺,跟队长说了也是白说,不讨一顿骂就算好事了,肯定是不会答应。再说大家都没有余钱,找谁借都是一样的结果,既使能请到,又该拿什么东西来招待人家?

一时间母亲急得哭起来,父亲二话没说就去鸡笼捉鸡,然后将两只绑了脚的鸡装在两只网兜里,再将它们扎在一起挂在自己脖子上,吊在胸前,再然后让母亲将我扶上他的背。母亲拿几只生红薯和一块“大糖”(蔗糖)塞在父亲和我的裤袋里。就这样父亲背上十三岁的我,连夜去三十里外的井子冲就医。足足走了五个小时,到达时已是早上九点农村吃饭的时候了。父亲顾不上啃几口生薯,却张罗着让我吃大糖,随后又赶到市场

去卖鸡换钱给我看医生。余医师说我脚弯生的肿毒越早治越好,否则会致残,他当即给我开了刀。

休息和观察了一小时后,父亲又背着我往回赶。回去要比来时困难多了。父亲一直没吃饭只啃了两个生薯,又背我走了三十几里路,体力严重消耗,而他自己还是个肺结核病人。这时正是中午,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人。我则因为刚做手术,脚不能动不能碰,更加重了父亲背我的难度。我趴在父亲背上,听着父亲急促的喘息声,看着父亲因用力而显成酱红色的脖子,以及从父亲头上纵横而下的汗珠,我无声地哭了,泪珠滴在父亲脖颈上和着父亲的汗水往下流,在我的胸膛和父亲脊背间蒸发……

要休息的时候,父亲必定选一处不高不矮的田埂,方便我刚好能坐下,以免触到我的伤口。有时走好远都没有合适的地方让我下来,父亲就只能咬紧牙关,迈着急促的双腿,硬撑着继续前进。有一次休息时,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被太阳晒得发烫发软的拳头般大小的酱瓜,硬要我吃,他自己却伏在稻田边的水沟里喝水来止渴止饿。就这样我趴在父亲热汗直流的背上,父亲走在热焰腾腾的地上,我们一步一步往家里赶。

幸好在下半下午时,我的两个堂兄抬着一副用竹椅做成的担架来接我,父亲终于才卸下我这副“重担”。

父亲背上的记忆,既让我快乐又让我痛苦!虽然时光过去了四十多年,但那份如山的父爱似海的亲情,却像千年陈酒愈久弥香,永世难忘!

## 沉默的父亲

■仇士鹏

的烟酒味。看样子便知道他是去打麻将了。我正要给他倒水洗脸时,他却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包,用很嘶哑、沉闷的声音说道,“鹏啊,这是你的学费。”话音没落,便狠狠咳了两声。我不知道十几年没摸过麻将的父亲是怎么赢这么多钱的,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漫过了我的脑海。整整一天,我的脸上都带着笑。

那天,父亲早就睡了,而我却熬得很迟。醒来的时候,手里还握着手机,上面赫然是学校的图书馆,大气、优雅、美丽。

上了大学,客居异乡,我和父亲便只能通过视频聊天来见面。大四上学期,我正在备战考研。因为身体与心理上的压力过大,于是两只眼里渐渐失去了神采。在心神俱疲的日子里,一个简单的表情似乎都是浪费,成了一种奢侈。父亲和我视频通话时,突然说了一句,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和爸爸讲啊……你没有小时候活泼了。”我没想到看似木讷的父亲也会有这样细腻的心思。仔细想想,小时候都是我在说,而父亲是一个沉默的听众。而如今,则是父亲在说,我只是简单地应和

着。我们逐渐地成熟,也逐渐地学会了沉默,藏住生活里的伤痕,也藏住心房的深情。却忘了我们和父亲之间,除了沉默和嘘寒问暖,还应保留着无话不谈的信任、热情,以及关切。

研究生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,我第一时间视频了父亲。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,他从没觉得我能读到研究生,所以当时他愣了很久,然后便小心地问我学费的事。这时,我已经可以凭借奖助学金自力更生了,存下的钱完全够交学费。听到这个消息,父亲立刻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。这时,这个喜讯才真正有了喜庆的意味。

到了研究生阶段,基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。前些日子,我便和父亲商量着,把家里的地砖铺一下。但父亲却没同意,追问之下我才知道,原来王伯家的孩子要结婚了,但彩礼钱不够。而在一次搓麻将的时候,父亲已经把家里的钱都输给了王伯。

挂了电话,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。一时间仿佛有万语千言围在喉间,却又无话可说。远方,栀子花正次第盛开,像是洁白的泪滴溅碎在夏天的心脏,沉默,而又绚烂。



## 老头

### ——给我的父亲刘诗琼

■刘勇

亲爱的老头

认识你四十来年

小时候在你头上尿过尿,你哈哈大笑

少年时在你圆圆的肚皮上打过拳,你哈哈大笑

青年时我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做医生,你哈哈大笑

壮年时我娶妻生子,一个更调皮的小子拿蚕宝宝吓你,你哈哈大笑

人生有这么多温馨的回忆……

我知道,你慢慢老了,当我可以轻松地在球场上晃过你

我知道,你慢慢老了,当我看见你走路会不时地趔趄

我知道,你慢慢老了,当你不经意地怀念你的童年

我知道,你慢慢老了,当你吃力地抱起孙子

人生本来就如四季,春夏秋冬,繁茂凋零

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

亲爱的老头

老头……